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理學彙編文學典

第一百六十四卷目錄

序引部彙考

劉熙釋名

序引部總論

王應麟辭學指南

吳訥文章辨體

徐師曾文體明辨

序引部藝文一

謝駱王集序

爲戴中丞謝賜中和節詩序

代陳司徒謝教賜麟德殿宴百僚詩序

謝賜中和節御製詩序

代人上王丞相求先集序書

與蔡君謨求書集目錄序書

答郭希呂

答滕德祥

又

答胡季隨

答李誠之

致何居仁與張斗南序

答王運巖

隱秀軒集自序

序引部藝文二

沁園春

喻

宋方岳

劉克莊

賀新郎

序引部紀事

題跋部雜錄

吳訥文章辨體

徐師曾文體明辨

題跋部藝文

與孫子思

與

答劉李章

書歐陽文忠公集目錄跋尾後

題平園誠齋跋金尚書撰陳丞相誌銘集

題六一先生手書後

跋六一先生跋杜濟神道碑

跋

跋呂運德所收平園文字

題陳忠肅公疏文跋語後

書蘇長公司馬長塘二跋後

摘黃山谷題跋語記

跋渭南文集

題跋部雜錄

錢謙益

鍾惺

王世貞

明末謙

文天祥

周必大

吳德秀

前人

前人

前人

前人

前人

明顧士林

宋蘇軾

黃庭堅

朱子

前人

前人

前人

前人

前人

前人

前人

前人

前人

前人

前人

前人

前人

前人

前人

前人

前人

前人

前人

前人

前人

前人

前人

前人

前人

前人

前人

前人

文學典第一百六十四卷

序引部彙考

劉熙釋名

序引部總論

王應麟辭學指南

吳訥文章辨體

徐師曾文體明辨

序引部藝文一

謝駱王集序

爲戴中丞謝賜中和節詩序

代陳司徒謝教賜麟德殿宴百僚詩序

謝賜中和節御製詩序

代人上王丞相求先集序書

與蔡君謨求書集目錄序書

答郭希呂

答滕德祥

又

答胡季隨

答李誠之

致何居仁與張斗南序

答王運巖

隱秀軒集自序

序引部藝文二

沁園春

喻

宋方岳

劉克莊

徐師曾文體明辨

按爾雅云序緒也字亦作叙言其善敘事理大第有

第其善敘事理爲上近世應用惟贈送爲盛當

須取法昌黎則庶得古人贈言之義而無枉己拘人

之失也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理學彙編文學典

第一百六十四卷目錄

序引部彙考

劉熙釋名

序引部總論

王應麟辭學指南序

吳訥文章辨體序

徐師曾文體明辨序

序引部藝文一

謝駱王集序序

爲兼中丞謝賜中和節詩序表

代陳司徒謝教賜麟德殿宴百僚詩序表

謝賜中和節御製詩序表

代人上王丞相求先集序書

與蔡君謨求書集古錄序書

答郭希呂

答滕德特

又

答胡季隨

答李誠之

致何居仁與張斗南序

答王遵嚴

隱秀軒集自序

序引部藝文二

沁園春序

喻僧序

宋方岳

劉克莊

賀新郎序

序引部紀事

序引部雜錄

題跋部總論

吳訥文章辨體

徐師曾文體明辨

題跋部藝文

與孫子思

與人

答劉李章

書歐陽文忠公集古錄跋尾後

題平園誠齋跋金尚書撰陳丞相誌銘集

題六一先生手書後

跋六一先生跋杜濟神道碑

跋華

跋呂運德所收平園文字

題陳忠肅公疏文跋語後

書蘇長公司馬長塘二跋後

摘黃山谷題跋語記

跋渭南文集

題跋部雜錄

錢謙益

鍾惺

王世貞

明末謙

文天祥

前人

周必大

吳德秀

前人

鍾惺

錢謙益

王世貞

明末謙

明顧士林

文學典第一百六十四卷

序引部彙考

劉熙釋名

序引部總論

王應麟辭學指南

吳訥文章辨體

徐師曾文體明辨

序引部藝文

謝駱王集序

爲兼中丞謝賜中和節詩序表

代陳司徒謝教賜麟德殿宴百僚詩序表

謝賜中和節御製詩序表

代人上王丞相求先集序書

與蔡君謨求書集古錄序書

答郭希呂

答滕德特

又

答胡季隨

答李誠之

致何居仁與張斗南序

答王遵嚴

隱秀軒集自序

序引部藝文二

沁園春序

喻僧序

宋方岳

劉克莊

賀新郎序

序引部紀事

序引部雜錄

題跋部總論

吳訥文章辨體

徐師曾文體明辨

題跋部藝文

與孫子思

與人

答劉李章

書歐陽文忠公集古錄跋尾後

題平園誠齋跋金尚書撰陳丞相誌銘集

題六一先生手書後

跋六一先生跋杜濟神道碑

跋華

跋呂運德所收平園文字

題陳忠肅公疏文跋語後

書蘇長公司馬長塘二跋後

摘黃山谷題跋語記

跋渭南文集

題跋部雜錄

錢謙益

鍾惺

王世貞

明末謙

文天祥

前人

周必大

吳德秀

前人

鍾惺

錢謙益

王世貞

明末謙

文天祥

前人

周必大

吳德秀

前人

鍾惺

錢謙益

王世貞

明末謙

文天祥

前人

周必大

吳德秀

前人

鍾惺

錢謙益

王世貞

明末謙

文天祥

前人

周必大

吳德秀

前人

鍾惺

錢謙益

王世貞

明末謙

文天祥

前人

周必大

吳德秀

前人

鍾惺

錢謙益

王世貞

明末謙

文天祥

前人

周必大

吳德秀

前人

鍾惺

錢謙益

王世貞

明末謙

文天祥

前人

周必大

吳德秀

前人

鍾惺

錢謙益

王世貞

明末謙

文天祥

前人

周必大

吳德秀

前人

鍾惺

錢謙益

王世貞

明末謙

文天祥

前人

周必大

吳德秀

前人

鍾惺

錢謙益

王世貞

明末謙

文天祥

前人

周必大

吳德秀

前人

鍾惺

錢謙益

王世貞

明末謙

文天祥

前人

周必大

吳德秀

前人

鍾惺

錢謙益

王世貞

明末謙

文天祥

前人

周必大

吳德秀

前人

鍾惺

錢謙益

王世貞

明末謙

文天祥

前人

周必大

吳德秀

前人

鍾惺

錢謙益

王世貞

明末謙

文天祥

前人

周必大

吳德秀

前人

鍾惺

錢謙益

王世貞

明末謙

文天祥

前人

周必大

吳德秀

前人

鍾惺

錢謙益

王世貞

明末謙

文天祥

前人

周必大

吳德秀

前人

鍾惺

錢謙益

王世貞

明末謙

文天祥

前人

周必大

吳德秀

前人

鍾惺

錢謙益

王世貞

明末謙

文天祥

前人

周必大

吳德秀

前人

鍾惺

錢謙益

王世貞

明末謙

文天祥

前人

周必大

吳德秀

前人

鍾惺

錢謙益

王世貞

明末謙

文天祥

前人

周必大

吳德秀

前人

鍾惺

錢謙益

王世貞

明末謙

文天祥

前人

周必大

吳德秀

前人

鍾惺

錢謙益

王世貞

明末謙

文天祥

前人

周必大

吳德秀

前人

鍾惺

錢謙益

王世貞

明末謙

文天祥

前人

周必大

吳德秀

前人

鍾惺

錢謙益

王世貞

明末謙

文天祥

前人

周必大

吳德秀

前人

鍾惺

錢謙益

王世貞

明末謙

文天祥

前人

周必大

吳德秀

前人

鍾惺</

序者緒之緒也又謂之大序則對小序而言也其爲體有二一曰議論一曰敘事宋真氏嘗分別於正宗之編故本微其側而辨之其敘事又有正變一體上唐柳氏又有序略之名則其題稍變而其文益簡矣今取以附焉又有名序字序則別附於名字說

引

按唐以前文章未有名引者漢班固雖作典引然實爲命之文如雜著命題各用己意耳非以引爲文之一體也唐以後始有此體大略如序而稍爲短簡蓋序之流略也

序引部藝文一

謝應王集序序

北周庾信

某啓伏冀垂賜集序崇微願映如傳閣里之書青爲蓬飛似送層城之壁若夫甘泉宮裏玉樹一葉元武闕前明珠六寸不得睹此光芒方斯照燭有節有度即是能平八風念自倉帝始欲去天三尺殿下雄才蓋代遠氣橫雲北顧關西孔子贊其毫翰則風雨爭飛論其文采則龍蛇自變蒲桃繞館新闢碣石之宮修竹夾道始作離騷之苑東臨汎酒鸞承

杯屬穴歌聲驚舞林舞曲既復行臺連雨迴雪隨風湖陽之尉臣最爲尊之因春夜之侯便是隨處之地某本乏材用無多述作加以建鄴陽九先覺僅調江陵百六幾從土龍至如幾幾獨並入塵埃赤袖青精多從來楚北年所志願留光陰思惠檢已還蒲柳方裏不無秋氣之悲實有窮途之恨是以積求舊亂頗同宋玉言辭覺吃更其揚塵一吟一咏其可知矣好事者不求知音者不用非有並起之志蓋已垂矣未見雁機之文久同鸞視至於鴻雪之後殘缺所餘又已難用補植稍獲聖恩慈憐遂垂存錄始知掄揚過差君子失辭比擬從僕小人達意荆玉抵瑕正恐輕用重寶龍淵削玉豈不徒勞神運近石重顧朽材幾於彫棄採陽一言奔騰成於駿馬故知假人延譽重於連城借人羽毛集於尺下漢池九萬里無餘此澤之深華山五千仞於鴻斯恩之重即日金門綰管未動春灰石壁輕重尚嚴冬嚴伏願聖朝與時納豫兩陽貴維幸足觀瞻郡縣有是差能是壽伏運至鄧可期從梁有日同托于之聖書必欲繫仰風雲共餘侯而來朝謹當速迎冠蓋魚腸尺素風足敷行書此謝辭解知不盡謹啓

爲數中丞謝陽中和前詩序表

唐馬懿

臣某言中使至奉旨聖旨賜臣敕書于詔拜御程中和前詩序及尺天賜焉賜傳文亮於詩莊前儀敬懼若驚自受殊恩守茲運鎮才拙日淺未及人陛下下顧降寵私恩惠澤有君不臣之義則於天理高風宜立及此區區先聖有作不相治舊初合天理順乎人心則可以垂憲百王布講典典備覽明詔以

二月一日爲中和節事因所製便賜歡宴賜臣御製詩序一本尺一枝者伏以仲月良辰首建嘉節朝野慶洽君臣樂助萌牙之生星耀天地之舍百誠所以降越萬運應古今之殊人屬盛萬萬日月星滿妙齡益觀文明誕告萬方執不惟忝又書同律度禮均衡石以尺規燭陽固其時敢不佩此環獻謹於軌範限守邊備謹闕賜勅從觀筆端之詩不則庸歌之末無任兢荷歡慶之至

代陳司徒謝教賜德殿宴百僚詩序表

王維

臣某言文使某官奉事迴伏奉某月日手詔賜臣以皇太子所寫聖製德殿宴百僚詩序日月揚光風雲動色極受之大震駭失常臣某中謝臣伏以極天緯地者聖人之文多才多藝者元良之美遐觀前修旋觀往聞考驗盛事罕見全能故漢后詠歌有非雅頌之旨周儲聖哲不聞詩書之妙伏惟陛下道洽帝堯又越繁表體陰陽之變化與雲漢而昭同皇太子德運生知學藝聖訓博極張之筆札並且驚以飛動臣持承湛思荷此殊殊集聖光於外府發重寶於私庭班班賜書臣某懸隔萬里朝正曾未比擬又臣所獻奉和詩事等廣敬情同率屬滋次之旨謬處於天聽詠誦之實忽緣於絲言曾臣微力所宜負載非臣捐軀所能効益無任榮榮感慶之至

謝陽中和前御製詩序表

前人

臣某言中使至伏奉手詔拜賜臣皇太子所寫聖製中和節詩聖澤曲臨天下降日月爛其光彩風雲翕其氣色捧讀驚駭失次下臣臣某中謝臣伏以

天地有常萬物必由其化陰陽不測聖人能爲之師然後垂文以鼓天下之動張業業以道天下之而三五以遵盛美斯在伏惟陛下以道御物以文化成立言盡經緯之本秉華節和之中雖天旨元深理絕於彌遠而睿詞峻於德邵文輝三氣詣同六律通於湯之管陶煥合於德邵文輝三氣詣同之宏業謀之妙駕馭之勢極王莫倫臣備守外藩優承殊獎荷此非常之賜實惟希代之寶觀則河漢無極負戴則山岳爲輕宸旌相繼何降上之答不勝欣感之誠謹獻劇詩一首章句雖無義理鄙淺君臣和歡逢嘉節之時謹吹笙歌敬酌天之末恩演旌展伏深慶無任感荷之至

代人上王樞密先集序書 宋歐陽修

某聞傳曰言之無文行而不遠君子之所學也言以載事而文以飾言事信言文乃能表見於後世詩書易春秋皆善載事而尤文者故其傳尤遠荀卿孟軻之徒亦善爲言然其道有至有不至故其書或傳或不傳猶繫於時之好惡而與廢之其大是有庸大夫者善文其善歟以傳漢之盛時有賈誼董仲舒司馬相如揚雄能文其辭以傳由此以來士聖益遠世益薄或表下迄周隋其間亦時有善文其言以傳者然皆紛雜減滅不純信故自不傳一幸而一傳傳亦不顯不能若前數家之煌然見而大行也其失言小以見其行遠不遠也夫書載堯舜詩載商周易載九聖春秋載文武之法苟盡一家載詩書易春秋者楚之辭賦風雅漢之徒若載其詩王姓名文物之盛以爲

辭後之學者薄然無所載則其言之不純信其傳之不久遠勢使然也唐之興若太宗之政開元之治憲宗之功臣下又事載之以文其詞或播樂歌或刻金石故其間人頗士聞言高論流傳後者特其所載之在文也故其言之所載者大且文則其傳也重言之所載者不文也則其傳也不重某不佞幸先人之緒餘先人在太史公時以文辭爲名進士以對策爲賢良方正既而守道謹且爲賢待制達乎太平書身揚名宦官之所謂載文之所行大而不能以傳也然未能若君於世者豈其詞讀不肖不能守而設之抑有賴也夫文之行雖繫其所載猶有待焉詩書易春秋待仲尼之制正荀孟屈原無所待猶待其弟子而傳焉漢之徒亦得其史臣之書其始出也或待其特之有名者而後發其既歿也或待其後之紀文者而傳其爲之紀來也非其門人故史則其親戚朋友知愛得之乎三厚李漢之序退之也伏惟閣下學老文富爲時雖出入三朝其能望光輝接步武者惟先君爲獨則亦先君之所待也豈小子之敢有請焉謹以家集若干卷獻君獻門下惟冀其誠而幸賜之序

與蔡君謨求齊書古錄序書 前人

修啓竊在河朔不能因國舊集錄而世金之遺文自三代以來古文亦不皆有中園雖罪戾橫斥水陸奔奔走避屯田節度之人事士固憂是爲無聊倉卒弄筆一日忘也蓋自歐陽之西漢諸葛士衡十有八年而得子參頤三勳至矣然亦可謂留說讀復自念好嗜異俗與異乃獨區區收拾世人之所棄者

惟恐不及是又可笑也足因自叙其畢應以見其志焉然顧其文鄙意陋不足以示人既則自視前所集雖雖浮屠老子說之說當見貶絕於吾儒者往往取之而不忌遠者何哉豈非特其以字畫之工邪然則字畫之工雖爲學者之餘事亦有助於金石之傳也若浮屠老子之說當爲後復存者乃直以字畫之傳是其幸而得所託爾豈特有助而已哉後之文臣矣顧不能以自傳其或幸而得所託則未必不得也由是言之爲僕不朽之記者在君謨一揮毫之頃獨賴惟君子樂爲試成入之笑者或聞斯說謂互有不能却也故敢持其說以進而不疑伏惟幸察

答郭希呂 朱子

示翰銘叙此非有所愛但老病心力衰耗不能盡給四方之求不得不不自爲性命計耳歸性拙直向便可爲即已爲之何至今日更煩再然然後作耶兄今又經一番悲憫尤覺昏憒決不能辦此且銘重於叙既已作銘若有餘力何惜於叙而費許多詞說分疏耶減之若爲合下不肯承當即不應爲希呂後書以其所不欲者施於人若以共重而不欲爲則應已任其事者矣更在今日必不答復有詞也恐此未必減之意意只是希呂不相亮必欲慕自爲之而故爲此說耳人之相知相親相和而古之君子不盡人之歡不竭人之忠所以全支子萬深察此言惟其老老勿破已成之說以速其就於死地幸甚幸甚

前人

示翰謹據備悉但若能果使私情不勝正理便是雖然可據之地不必捨此而他求也願悉承未耳

記序之作或不免俯仰俗情誠如來喻然其間亦不
敢徒遵其實異時善讀者當自得之也茲病日使求
去未獲便民之事所不敢忘然其可否亦何可必
須旬月復申前請耳淳淳厚厚正想時相見有何謬
方丈計亦時會見也因便附此草草惟千萬以時進
學自直

又

知官閒頗得讀君不知做何功夫歲月如流易得
空過後中朋友書來多稱傳特之實然鄙意所望者
則不止此顧更勉力益加探討之功勿令異時相見
無疑可問乃所望耳點堂雜文久欲爲作序但以當
時散拾得少詩篇四六之外雜文僅有兩篇想亦
未是當時著力處未有意思可以發明又不咸只似
一篇通用不著題底文字以故遲遲至今欲置此人
等候草成附去又此數日正爲諸處人督迫文字兩
意殊甚不免且小須也難氏之說易以爲人誠如來
喻然如所聞若有所喜則已是中其毒矣恐須於吾
學有進步處亦幾可解不熱難欲如淫美色以遺
之恐已無及於事而毒之浸蝕日以益深也

答胡孝隨

前人

南軒集漢字已爲檢勘今却附還其間空字向來固
已直書大疑見之自當驗也但序文後投若欲
刪去即不成文字矣此書漢本之傳不但善於已
黃州印本亦實有舊來文字不唯無益而反爲累若
不如此說誠將來必起學者之疑故區區特詳言之
其意極爲懇到不知何所過而欲去之耶且世之所

貴乎南軒之文者以其發明義理之精而非以其文
詞之富也今乃不問其得失是非而唯務多取又欲
刪去序文豈不意圖隱晦未覺乎世俗之見而非南
軒所以望乎後學之意誠更思之若必欲盡收其文
則此序意不相宜不必用須刪序一序以破此序
之說乃可耳若改而用之非惟意以爲不然南軒有
黨亦必情款於衆下後來未有接續所望於李隨實
不厭其懇懇今觀此事竊疑其用力之不爲也重顧
勉勝以副所望千萬千萬乎和至和

答李誠之

前人

昨蒙不鄙傳張先正文集後序自謂不文不足以副
厚意願以先美之重郭往之深且說此以少見尊
獎願我別錄明微之意以是不敢力辭而輒草定其
說以求商訂區區之心豈未敢自以爲是也所欲更
定尊復明時四丁可也蓋凡諸語精切前蓋所謂自
有據字正此謂也况味歎服不能自已但平賦之功
雖出外濟之語乃足區區鄭意分功紀實以息爭論
之微指未丞相所說當時之事非不詳明正以欲尊
其功而反詆否張爲敗事又其後深承者越諸公證
謗已甚故讀者往往心非而鼻笑之耳與其可信者
而不信之也顧慙慙之恐不可改又如何

政何亞仁與張十南序

周必大

江人歸江何居仁學廣屬多下筆哀哀不休高談雄
辯常居人上上南書老而終觀送人限者子
序議論淵源未賸舒其筆力可嘆一斑其稱張
君至矣古者志長於孝子之門既舉其孝復繼以

忠此誨人本末之序也張舊名補南叔後改名斗
南而字如初今監郴州酒稅敏達和易登從名勝遊
子友許凌志伯高弟也嘉泰壬戌正月二十一日

答王選藏

明唐順之

安友爲求序得此雄文以不朽甚幸過復舊說兄
學爲文空有一二懂得處盡是兄之指教但才既不
長又不能磨精力以從事是以遂成廢廢者所謂
從業者不濟其數者也獨覺兄之壽過經學而已矣
近來自觀舊業支離敝道之言篇篇有之理既不當
文亦不上報然欲焚燒而後爲快後嫌爲人抄錄
無可奈何蓋以吾今日文字僕備須并却三四年精
力專事幹此一事自謂可望於古人間談今自度必
無此閒精神可以了此也既自知不了則意欲以不
了者而信今傳後乎亦愚矣貴郭洪子因信兄而過
信我遂亦以我爲可與斯文也與安友謀刻之而請
序於兄僕既而問之懷汗駭愕蓋吾文未成吾自知
之且不欲此生爲言語文字人也居常以刻文字爲
無廉恥之一節若使吾身後有間人作此業障則非
吾敢知至於自來子弟則須有通儒說破此意不欲
其作此業障也僕居間偶想起序字間有一二事人
人見慣而絕是可笑者其解法猶人有一碗飯喫其
死後則必有一篇墓誌其墓官實人與中制第人猜
有生日在世間者其死後則必有一部詩文刻集如
生而飲食死而棺槨之不可缺此一事幸而所謂墓誌與詩
文集者皆不久滅滅然其往者滅矣而存者尚滿屋
也若皆存在世間即使以大地爲灰子亦安能不下

矣此等文字猶家藏人舊者蓋舉祖職手段作用一
番則南山燧火付不盡盡盡之問矣可笑僕又何
用更置一筆草於碑林舊之閒哉至於序於兄
僕與兄何等朋友也其有所求吾自求之而何待於
人爲之媒哉以爲吾文苟有成則當求兄不益增
不敢以累兄知人之明也及得兄序讀之令人益增
汗矣下曰古文文人正不少以爲僕蓋過二千年吳
下河人而後接孔聖之文統既兄兄爲私於所好又若
使僕與人爭名爭先然者非兄兄之所以愛僕也僕兄
今日爲僕作序則亦宜通兄與僕者以文相切磋以
才勵志懷成而能之蓋何句道却實事應僕兄爲
不誣而吾亦可以不傳耳至於兄之雄文則千百
自有定個倘吾文稍進乃敢爲兄作序小且不欲
欺於人也

應秀軒集自序

鍾世

古詩文多無序非終無序也未嘗身之人序非徒不
乞人序而已亦不自作序凡以詩文者內自信於心
而求信於古人在我而已初非序之所能傳也迨
其必可傳而後序與焉故有詩文作於數百年之前
而序在數百年後者傳而後有序非待序而後傳也
如其傳則亦不必序矣予少於詩文本無所成一
映輒刻之不棄人序亦時自作序大要取古人近似
者時一肖之爲人所稱許輒自以爲詩文已美個
聞近時君子有數人反古者又有笑人混古者皆不
求諸己而責於古之庚戌以後乃始平氣補
心虛感獨往不取用先人之言而內自慰其中也

之私得求古人精神所在雖不能得古人一二然題
其所待之二一以示人其爲人耳目所不經見及經
見而不屑意者十固已八九矣聞取已作以覽古人
則向所信以爲古人確然在是者覺去古反滋遠有
所創獲擬出使人愕然以爲怪於古者古人昔先有
之始僥倖時所及及笑人听泥之古皆與古人
原不相累而作之甲寅友人林茂之爲予刻之南
前詩百不能以存一而庚戌以後以爲與其輕而棄
之也寧勿輕而作之甲寅友人林茂之爲予刻之南
都無日不貫予序諸語至今丙辰矣視其刻中所存
今欲自去者抑又甚多蓋友友乎有不能自存之勢
矣於斯藝而始爲序不已晚乎予向者非無刻刻非
無序今所刻之詩已盡去而序乃無所附此亦不必
乞序於人及自爲序之驗也茂之能保刻中所存乎
予信於心信於古能不至盡去而此序終有所附乎
雖其不必傳亦請爲茂之一自序可也

序引郭藝文二

宋方岳

歲在永和癸丑暮春修暇蘭亭有崇山峻嶺茂林修
竹清流激湍映帶山陰曲水流觴賢聚足目風景
和天氣亦足以供一觴一咏暢叙幽情悲夫一
世之人或放浪形骸所欣適快然自足終期於盡
老之將至後視會今隨事情遷逝之既倦俯仰之間
迹已陳矣故將後之覽者有感斯文
附錄公集

劉克莊

勝處可寄平處可出凡十九日矣家復旅旅絕佳人
稱有人兮疑疑於此空子歸是飽飽居志志是豐明
主謀當世遂此嘉嘉論其言甚壯孔顏皆有遺言大
丈夫之概過於時使入生廟朝出發廟則居官輕矣
道武夫滿前才子 應有命存焉非惡此而進之
富貴人所欲如之何幸而致向爲隱隱清泉可濯
谷中別有開天地愛物細於絲絲似雲谷中別有
於木大夫夫不過之所爲居處士依倚是吾師覺山
林尊如朝市五侯門下賈客後後趨趨勢趨之衆
誰爭予所占斷千秋萬歲重林馬更重草便與君
從此遊矣

賀新郎

明顧士林

故郡開新府下臨江長洲舊館兀然今古離流
分翼軒南捲雲飛軒北飛玉氣風鳴鐵甕難開公
張勝懷靈東閣勝友衆文武政風氣難數 蒼生
萬里憂昏路出名區九秋實爲一 帆橋樑生賦澤公
應讓座實獨謝家堪許有逸興通風肩環擁懷
揚意少漫招狂殺華游遊楚聽聽唱過歸浦

序引郭紀事

晉書王羲之傳羲之書與同志集於會稽山陰之
蘭亭羲之自爲之序以申其志或以潘黃公金谷詩序
方其文義之比較石崇園面其甚
十六國春秋苻堅錄苻丕字元璽蘭西拔道人建初
元年三月薨於曲水命羣臣賦詩詩爲之叔文
元齊書王融傳上幸芳林園觀戲朝臣使融爲曲水
詩序文藻富麗當世稱之以上融才辯十一年使衆
主客接席使房高宋升并見融年少少問主客年歲

融曰五十年之久踰其年因問在朝間主客作曲水詩序景高又云在北間主客此製勝於頻年實類一見融乃示之後日未升於瑞池堂謂融曰昔魏相如封禪以知漢武之德今覽王生詩序用見齊王之盛融曰皇家盛明豈止比擬漢武更彰都製無以達匹相如

陳善及瑜將終家中清緒皆付從典從典乃集論文為十卷仍製集序其文甚工

徐伯璠傳太建初中記室李爽記室張正見左民郎賀徽學士阮卓門郎黃詮三公郎王由禮處士馬樞記室祖孫登止部賀信長史劉勰等為文會之友復有蔡靈勳劉陳狼孔範亦預焉皆一時之士也遊宴賦詩成俗伯璠為其集序盛傳於世

北齊書郭都僕世宗幸晉陽路中頓有甘露瑞朝臣皆作甘露頌齊行令郊為之序

唐書劉傳傳傳選魏王府尉曹實為彫影賦一篇太宗美其文名見欲優作賦先為序一篇題言天下又安功德茂盛意授使賦德緣帝指名願曰述聖帝悅賜爵數十初帝即位優禮惟皇誠德賦其序大略言治亂安危危遠逸勞得忘失四者人主莫不熱樂以知教野之政是以聖人處宮室則思前王所以亡朝萬國則思己所以尊遠唐唐則思今所以得視功臣則思其輔佐之始見名將則思其用力之初如此則人無易心天下何患乎不化哉日行之堯舜暮失之桀紂豈異人哉其賦蓋規帝成功而自處至難

云

孫逖傳逖為集賢院修撰時洛陽少事帝易羣臣十日一燕享美實高會百官賦天恩元澤雖南有山楊之華三月初有南風暴木零詩八篇題雅頌體便還序所以然

王勃傳勃父福時縣主司功參軍勃故左遷交趾令勃往省度海溺水而卒年二十九初進出魏陵九月九日都督大宴滕王閣伯命其賓作序以誇客因出紙筆請客吳敢當手勃沈然不辭都督怒起更不進更何其文報觀一再報語金奇乃覺然曰天才也請遂成文極歡寵賜屬文初不精思先磨墨數升則離然俄披腹面臥及書投筆成篇不易一字時人謂勃為腹裏

燕言王勃著滕王閣啟時年十四都督問公不之信令人伺其下筆初報云南昌故郡洪都新府公曰老生常談又云星分翼轸地接衡嶺公不語至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公覺然曰此真天才也

大唐新語魏李古訓奉推第授義丘尉書曰公議有客序五百言奉古覽之曰昔稱文搜事制威之草序者默然自失列坐撫掌奉古徐笑曰論贊記之非舊何也由是知名

開元十二年沙門一行造黃道游儀以進元宗親為之序文多不盡載其略曰魏謂天大此焉取則均以衆善分諸刻剋盈不意刻不忒制器垂象永寧無惑因達太史官馳在安南及蔚州觀候日影經年乃定

中華書局影印

龍威秘書仲卿一日夢一烏鵲少年風姿磊落神仙人也拜求仲卿言某有文集在建都李氏公常名出一時吾為我計是文而後我亦除我仲卿語之去復曰曰我曹植子建也仲卿既驚檢鄧中書得子建集分為十卷異而厚之即仲卿作也

十國春秋吳沈頌顏顏少有詞藻觀公著書自稱曰驚書凡十卷自序云五種以復千年儒者賦未有開唐天賦其極付在鄧子其詩說如此

近臣賦詩錢謙益謂而自為序以述之序時云秋山清翠暮色海空變公此行轉手還賢

近臣為序上號初作何其有史才鄰幾雜志末叔云令狐察著書數年乃成托宋公序

清波雜志云齊陳望中為太學博士薛昂林自之徒為正錄皆蔡士之黨也魏晉王制公而排元祐禁戒士人不得習元祐學術十以明憲政治通鑑陳

開之因陳士題特引序文以明憲政有謂於林自駭異而謂陳曰此章神宗親製耶曰誰言其非也白曰有神宗少年之文耳陳曰聖人之學得於天性自有如神宗少年之異子自解前德嘆嘆以告十下乃悉令學中嚴高閣不復致議矣

有疑焉朱文公教僕撰先文皆奉書之所不喜此文
傳播遠其間雖無此等語至振勸明清云歐陽文忠
與王深文書云吾徒作事豈爲一時當要之後世爲
如何也未大嘆伏除去之

序引部雜錄

漢孔安國尚書序云序者所以序作者之意
揚雄法言序云觀夫詩書小序並列諸篇之前蓋所
以見作者之章也
唐楊益川詩集序云詩必有其序自虞廷廣歌已然其
拜手聽言貴難反覆疑客可想善哉史臣之序也自
是數千年無詩序周詩小序淺深可識人皆知刪後
無詩不知三百篇已無序矣

東坡志林歐陽文忠公言吾無文章唯陶淵明歸去
來今一篇而已亦謂唐文章唯韓退之送李愿
歸盤谷序一篇而已平生欲效此作一文每執筆輒
罷因自笑曰不若且放教退之獨步

閱見後錄東坡江行唱和集序云昔之爲文者非能
爲之爲工乃不能不爲之爲工也山川之有雲草木
之有實充滿勃鬱而見於外雖欲無有其可得和故
于爲文至末者數般有作之意時東坡序方冠尚
未第其有發於文章已如此故黃門論曰公之於文
得之於天也

呂獻可追尊漢國事歐陽公如曰具官某首開
邪議者引經證以杜絕人主以近利貪先帝者凡
十四章其載獻可奏議中司馬文正序序乃首載歐
陽公議臣論以爲誠言文正之意以獻可奏議歐陽
公所書議臣之事使歐陽公無得以怨獻可抑以歐陽
公但能言之獻可實能行之也不然獻可排歐陽公
爲邪反以歐陽公之論序獻可之奏又以爲誠言可
乎

續與子瞻序在南朝文章中少其倫比或云輒即
是拉竹節是管今學四字放遺之然此四字乃出張
禹傳云身居太第後堂理絲竹管絃始知右軍之言
有所本也且文選中在續序下者多矣此蓋昭明之
誤耳

詩書之序俱在一處不與本篇相連如楚辭典
以下開離騷篇以下並一簡牘而書之至孔安國乃
移之故曰書序序所以作者之意昭然易見而附
近故引之各冠其篇有後毛公爲詩傳亦復如是故
遂書逸詩之名可以見者錄與今所存之序同此一
處故也若各冠其篇者則下之蓋其餘則簡牘衆多
故或漫之今遂書逸詩是也

林下偶談尚書序初惡爲一篇七詩序亦然史記
有自序序漢書揚雄通載法言諸序政此也其曰
作五帝本紀第一作見本紀第二蓋序序漢書于之
類與作楚辭典之義同序詩語也韓退之原鬼
篇末亦云作原鬼篇考其謂古書篇題多在後荀
子諸賦是也但此篇前既無題不應復出以爲觀之
此乃語語非篇題也其文意以爲過于民有物怪之

時故作原鬼以明之如史記河渠書末云余從箕
梁官房悲氍子之詩而作何梁渠書之正祖此又送
實序序末亦云自蒙懷德嘉越南海之能得人壯從
事之客於知己不惟行於遠也又樂始周之幾其族
叔父能合文辭以龍榮之於世也蓋實從事少序序後
人沿襲其辭如李賀之高墓文碑云余既悲而嘉
之於是作高墓文碑杜牧原十六衛云作原十衛
賈同貴荀云故作實荀以示來者庶復傳焉云故作

俗學刺公問荀云故作實荀皆篇題之謂歟
老學菴筆記王荆公父名益故其所著字說無益字
蘇東坡祖名序故爲人作序皆用叙字又以爲未安
遂改作引而謂序字曰字說張芸叟父名蓋故表中
云此乃伏遇皇帝陛下今人或效之非也

芥隱筆記送李愿歸盤谷序盤中離子之宮盤之
土維子之稼詩七月九月築場圃十月納禾稼易林
豐之未濟曰沾沾時而生我禾稼小過之大畜雨澤
過度傷害禾稼

關亭叙云後之觀今亦猶今之觀昔用京房傳諸房
曰臣恐後之觀今猶今之觀前也

擇康前錄歐陽文忠公父名觀文多避之如碧落碑
在絳州龍興宮之題歐東坡祖名序文多云引或作
叙近爲文者或倣此不知兩先生之意也

深澤後錄歐陽公歸田錄初成未出而序先傳神宗
見之連命使取取歐陽公已致仕在絳州以其間所
記述有未欲徵者因盡刪去之又題其末則雖記
戲笑不惡之事以充滿其卷秩既滿爲進入而前本
亦不敢存今世之所有皆違本而元蓋蓋未嘗出之

也

貴耳集鄭漁仲通志錄序不取班固作西漢自高祖至武帝凡六世之前盡歸遺書不以爲惡自昭帝至平帝凡六世之後皆於賈逵劉歆復不以爲有實大家終篇則固之自爲書也與帝司馬談有其書而司馬遷能成父志述其有其業而班固不能讀父書固爲彪之子既不能保其身又不能傳其業其爲人如此安在平言爲下法

野老藏書題辭聞覽云李父虛中謂王右軍蘭亭序以天朗氣清自是秋暑以此不入選余亦謂絳竹苑紀亦重復僕謂不然絳竹苑紀本出前漢張禹傳而三春之季天朗氣清見蘇軾終南山賦際春來征微而新晴六合清朗見潘安仁閒居賦仲春令月時和氣清見張平子歸田賦安可謂春間無天則氣清之時石渠此筆直遺一時真季之會趣耳然則斯文之入選具由遺之不及非遺之也吳會遺錄亦引張禹傳爲證正與此合

明方孝孺名義教諭書云所謂序者蓋以明作者之意如詩書諸篇皆有小题而復有大序加其首者也小序或出於史臣或出於後之賢士大夫序之作者皆古之闕人然其中得其言而遺其意軌其意而失其筆往往爲經文之累者亦復不少則序之無益已已明矣自序者以下作者莫不有序或同志指其德業之所至爲闕人故文發其所爲而歎息其遺遺初非有求於人而可易選固因勢緣之傳又直自述己意以抒其可憐之才固未嘗有待於外也唐人能詩者莫如李杜杜甫詩每篇序曰詩李爾冰於

其既沒焉爲序序於其有無不爲二字輕重而序者反託之以傳

丹鉛錄錄于子作詩傳盡去小序蓋嫌古東家之辨一時氣性之偏非公也也馬端臨及姚牧安諸家辨之悉矣有一條可發一笑併記於此小序云青我業育人才也子於學校發也傳者以爲非及作白鹿洞賦有曰廣青梓之疑問又曰樂者我之長育或舉以以爲問先生曰舊說亦不可廢此何異俗語所謂玉沈去因點依舊是王皮子

賈美園初科舉第一場問四書義一道五經義各一道第二場論一道詔語章表內科一道第二場策一道第三場制也漢武甲子鄉試之世會試初爲小錄以備簡惟列貢事之官試事之題及中選者之等第舊實無辨而已其錄前後雖有有序然猶未錄士子之文以爲程式也夫科成則刻程文自後宋爲定式但此後五科其間命官刻制或刻或題時不一未樂以復其制始一定而不更易矣然宋末中各有鄉試猶有儒士主考官同考官其序文亦不稱屬數景泰中序文無稱考官官正用實授教官序爲前後二篇以南京爲法也然兩序序文稱臣與會試同云珍珠泉督人調旅序唐序稱臣與會試同云陽公云修履序蔡君書曰曲水序東坡云蘭亭文山谷云願飲序通古今雅俗所稱俱云蘭亭亭主高宗宸翰題曰觀帖於是蘭亭有定名號古製未高宗御書序文一首前有斷簡後稱臣新名蓋御製徵宗御集序也

斯句首聲義同

潛確類書序其物理曰序

日知錄會試錄撰試錄主考官序其首則主考序其後錄也凡書亦猶是也如國初特科州縣志書成必推其鄉先生之前輩而有文者序之不則官於其所州縣者也諸君必當其人其入亦必自審其無可讓而後爲之官於其其文優其於是書也有功則不讓於鄉矣鄉之先生其文優其於是書也有功則官不取矣義取於我獨斷則有自爲之而不讓於鄉矣官凡此者所謂職也故其序止一篇或別有發明則爲後序亦有但紀歲月而無序者今則有兩序矣有第三四序而不止者矣夫兩序非體也不當其人非職也世之君子不學而好多言也

凡書有所發明序可也無所發明但紀成書之歲月可也人之應在好爲人序

唐杜牧答莊充書曰自古序其文者皆後世宗師其入而爲之今吾與足下並生今世欲序足下未已之文固不可也讀此言今之好爲人序者可以止矣書聖重劉元氏長慶集序曰序者叙所以作之指也蓋始於子夏之序詩其後劉向以校書爲職每一編成始有序最爲雅馴矣左思賦三都成自以名不甚求序序於皇甫謐自是綴文之士多有託於人以傳者皆汲汲於名而惟恐其之不吾知也至於其傳既久刻本之存者或漫漶不可讀有繕寫而重刻之則人復序之是互序所以刻之意可也而今之述者非追論昔賢爲優劣之辨即過稱好事多說游揚之辭吾所不取也讀此言今之好爲人文集序者

可以止矣

題跋部總論

吳訥文章附錄

題跋

按著述金石例云跋者隨題以贊語於後前有序引當據其有關係者以末章之須明白簡展不可墮人第曰予書即其言考之漢晉諸集題跋不載至唐韓柳始有讀某書及讀某文題其後之名迨宋歐曾而後始有跋語然其辭意亦無大相遠也故文鑑文類總編之曰題跋而已近世孫寶盧公又云跋取古詩復跋其胡之善復行賄賂嚴其胡故跋語不可太多多則冗尾語宜峭拔使不可加若然則跋比題與書尤書乎簡峭也

徐師曾文體明辨

題跋

按題跋者備編之後語也凡撰傳子史詩文圖書之類前有序引後有後序可謂盡矣其後覽者或因人之請求或因感而有得則復撰詞以綴於末簡而總謂之題跋至其其實則有四焉一日題二日跋三日

書某四曰漢某夫題者錄也審其義也跋者本也因文而見本也書者書其語讀者因於讀也總讀於唐跋書起於宋曰題跋者舉類以駁之也其詞始古證今釋疑訂謬學以備勸為主故與序引不同又有題辭所以題其書之本末指義文辭之表也然題跋書於後而題辭冠於前此又其辨也

題跋部藝文

吳孫子忠

宋蘇軾

過尋在顯知事肅冗迫不敢久留語紙翰納去餘空紙兩幅留其五百年後人跋尾也呵明松聖詩亦佳

黃庭堅

前承論作本山記跋尾以明允公之文章如天地之有元氣萬物資之而春者也豈可復刻畫漢論散往年歐陽文忠公作五代史或作序記其前王荆公見之曰佛頭上豈可著甚揚深嘆息以為言凡作序引及記為無足信於世待我而後取重願足下深諒之

朱子

王首輔來求其尊人銘文久已歸否何故為此以其再來不免題其行狀之後少答其意又慮其便欲刊刻流布則大不便已作書乃張之矣又說得卻文編式疑本此雖未公案亦不可有此弊恐退後生未更事不識將勢不知此是大端之禍或致脫脫書中又不取筆寫恐欲盡而愈意致煩煩為痛說此利害

當此特類只得杜門讀書惜形匿迹豈可為此虛聲以自取禍耶况如老拙踰跣又仁兄見諸賢事體不同彼或可言而此但當默其理勢不難離也今所題跋亦切不可便將出與人看又刻石鐫板一事并望痛為止之千萬至懇至懇此杜元凱所有既作之後又復隱諱以避患者固為可笑然亦以子約之故無以答其意而漫達至此全藉舊者相與致力過其橫流千萬幸也

書歐陽文忠公集古錄跋尾後

前人

集古錄尾以真蹟校印本有不同者韓公論之詳矣然平泉草木記跋後印本尚有六七十字深讀文體處富貴招權利而好奇貪得以取禍敗語尤緊切定為世戒且其文勢至此乃有歸宿又鬼谷之術所不能為者之下印本亦無也字凡此疑皆當以印本為正云十一年四月既望朱某記

題平園誠齋跋金尚書撰陳丞相誌銘後

真德秀

周丞相跋云某幼學之年已聞縣飲金公為年為名御史論擊權權無所避紹興戊午春以母憂去嗣服闋泰丞相而而用凡二十年當已卯歲高宗以宗正少卿召還歷應節節郎事壬午六月間在後省見公直諒多聞年高而德節每與從官默其不可及吏部徐侍郎因得其言政和宣和間後生少讀史一日沈狀元晦以傳學至京師東南士子翕然宗之來者傾門聞聲古事莫不稔熟惟公在下坐猶舊其舊鄉人問故則示某事誤矣某事非也退而考按

信然蓋公於史傳皆能默記叩之往往成誦迄今不

以史書自隨其書問可知矣至若端重誠實上不欺

君則又自有其特色矣而此之其著而後之二日有

旨誠在籍氏進持本位官吏更合推思內擬正法入

特典與行即今壽成皇太后也時給舍同衙衛殿

某宿衛文紀頗位非中官即暫流官擬正法前德壽

推上上憲從實公上事思不越行正令同授似當

論報公歎曰君言是也近更賢妃位惟思某實未曉

已事歸行下今恐相失君自繳奏可也某曰若爾尚

實爾更與中議某與某備皆以職事留身初不知

公舉何事但望兒公再舉殿上退而某升而某榻前

上進旁云朕初雖止能文通金接給說辭欲辭職

存位職行擬正法事不謂爾則正如此與全才也可

便退云半來某然後知公忠思不違非又如此事既

上御批依奏某位官者即令依條同授此事非獨

著公益德備皇可謂從速如轉關矣二十四年公之

孫承惠即賜錢可徐達官說示公文某求予一言收

題其後以補某傳之闕若公文辭典雅如其處人識

者自知何待贊也慶元元年九月日少傅贈典殿大

學士致仕益國公周某書楊國學跋云某隆興元年

冬詣吏部受署一日南中書舍人游庵胡先生坐未

定門外傳呼重客至某屏屏屏屏之見主賓四人

皆賢貌時曰衣冠整潔是進士狀以問先生先生

指曰此為某子金公此為龜齡士公此為郭邦彥陳公

是時舉賢元初象象若人然而某乃得以識其

十六年得金公之文義於其孫虎首編書公所作文
恭陳公墓誌銘也陳之終篇蓋自歐陽公碑王文正
公之後才見其耳蓋一相之文相為頌頌云載書其
後慶元戊午年冬中壽日大中大夫大議章閣待制楊
某書親平閣讀書一公所書見當時從臣同心體國
小有闕失不惜盡言又以見一時書文豐盛之士義
冠委佩畢朝廷如二七歸周四陪在漢也此皆早
陵初政而氣象如此二十八年之治蓋可占矣題忠
盛事為之三漢寶蓋改元六月戊午朔請大夫新除
禮部侍郎兼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祇待讀吳某
書

題六一先生手書後 周心大
右熙寧間文忠公與趙忠若考帖江端及跋云先
祖非戲言蓋往時風法華至人家見筆便書初無倫
理公及江都幾舍人亦以公鄉里書數紙風僧此
說數公文集跋筆門端友即鄉親孫也慶元五年二
月癸未周某書

跋六一先生跋唐杜濟神道碑 前人
右六一先生跋唐杜濟神道碑蓋集古第四百五卷
也今古木鄉鄉貢進士曾三異有此碑而未錄缺其
文可讀得非嘉祐以前舊本歟慶元丙辰周某為書
諸孫慈意題

試筆 前人
世傳文忠公試筆自說研而下凡數十紙有元祐四
年九月東坡謫公跋此最後數紙也初入劉氏後歸
王晉卿今復還東坡氏餘不知何之矣公終於熙寧
五年其遺墨已為諸公珍愛如此元祐世之下乎浮

熙寧年十月廿八日某書

跋呂德所收平園文字 文天祥

此石刻司馬文正公直正獻為銘施時贊書跋某則鄉

家平園周公為直正獻時手筆也平園此跋蓋於文

正之曾孫淳熙間於幾年將本存否未可知而某刻

改塗注初燬燬則則呂氏得之德德以示余德其誠

藏諸

題陳忠肅公文疏文跋後 明宋濂

七峰居士諱陳公因上書論日錄事有件會布出

守南院時疏武興詞官未幾除名勒停編管宜春縣

寧一年正月移合浦三月五日過長沙興化寺遇神

宗息日於是依浮屠法還轉經藏造疏六千言以薦

嚴事疏文用駢體體恐不足以盡意仍以散辭分注

其下首序請改實錄書格下者九事非國是者七章

其餘雜布之善凡所以實私史而整宗廟者無不搜

列既錄告神是在天之靈是月十五日復以別本綴

於元豐中王安石所貽手帖之後又假設臣布引登

之辭作跋語整之且手書一通一據其証正裕一寄

其甥李進祖傳秘藏之身死之後出仕親戚朋友異

幸有知之者蓋公嘗自謂求死身已如浮海起死不

足深計唯神考十九年數烈茂功受誥奉小為臣子

者不得不辨故其所著之書曰志不念神道論曰

辨難論曰章某自自自自自自自自自自自自自自

之由其言至一萬八千有奇而諸九克切然而諸書

大抵皆忠義之知此其所謂忠也嗚呼公之愛君傷王

爲尉文之深遂以其女歸仙居之子戴州司法傅
今王君家藏故文正假託臣布引告之辭豈或正格
所藏藏者而止棄出正於親戚歟今去公遠此文時
已歷二百四十二年中更木火兵革靡所不有區區
一紙之微初非所調金相石寶乃能儼兀無窮此變
手澤如新殆造化者使神物支持殆示來裔以遠公
忠憤之志而未曾登之惡於弗應也可畏哉王君
與傅爲同門友而義若弟昆間以相示因恐其孤陋
而儻書之若大君子小人進退有繫於家國安危者
史臣褒貶已有定論茲不復勸說云

書蘇長公司馬長卿三跋後 王世貞

蘇長公政相如大人長門一賦遼蜀文皆極口大罵
不已余謂相如風流弄謔有之然晚年以微官自
隱於嶺主左右而不權諫此其謙誠有過人者恐長
公於茲時不能免太史公竊也余於宋猶喜此公才
情以爲似不實矣宋人而亦有不可識者於詩不
取蘇李別言以爲六朝小生偽作又謂有筆簡者曾
未及駭達李老作黃鶴梅詩頭顱上落山水而世
俗云李白蓋當與徐凝決較也豈不知崔顥何如
人耶只曉川儼巖漢陽樹一淺語公舉世何曾道得
宜其詩之奇也飽釘也

摘黃山谷題跋記

鍾惺

題跋之大小但以著數小語了之不知古人文章
無無尊大之文其精神本飽則一故其一語可以爲
一篇其一篇可以爲一部山谷此種要可謂法如書贈
鍾秀才則曰治經之法不應玩其文章談說義理而
已一言一句皆以養心治性事親處兄弟之間接物

在朋友之際待友愛敬考之於書斯山麓談後
則曰其人足爲傷感抱過而若與時者達通物悲意
同林而不察並世而不聞痛之所不能堪因發於呻
吟嗚矣之間言大釋雲而謂者亦有動觀書解法
範詩後則曰今觀對長江之才可出困翰州輕者也
使之學不盡其才不聞於世且輕之先達士大夫
之過也賊浴至院院六祖則曰人有懷道之資投
機授物日擊而自獲從之故東坡書右則曰以當資
有人易以資義有人難言又公出走周流天下窮矣
貴免賤矣而介子推不去有以有之也取國有周家
而介子推去之無以有之也罷其難不能其勢此文
公之所以不主也故東坡書右則曰李固文章之氣鬱
鬱乎發於筆墨之間書贈卷後則曰學書要須背
中有道義又廣之以聖哲之學書乃可貴者其兼府
無程政使筆墨不減元常逸少只是伶人耳跋曰歸
東坡和調明詩則曰題度屢索此卷意爲人盜去夫
不疑於物物亦識其題度一訪其子還果被盜言乎
康子忠盜孔下口苟子之不欲避賢之不稱然哉
書贈陳蓮月則曰惟用心不雜乃是入神要路跋范
文止公帖則曰用筆實處是其最工大策文止妙於
世故想其胸中飽脫古今人法度中股上則公碑
論則曰余親親其手及真脫富貴如浮雲不消於財
利消色一世之偉人也書者時於洪鑑又於竟已
筆力可壯胆他日無文文章世須要盡心於竟已
不見人物盡全用其文章以照本心書藝技後詩
與好後則曰疏其手屏無以異於俗人操大筆而不
可奪此不俗人也題元聖居當川則曰聖度以上

事行忘機之旁而以詩何貴江州可謂能息者
也題楊子書竹則曰危丁解牛特慶銷銀與清明
在躬志氣如神同一樞紐題徐仲謙詩後則曰用
劍若故語清壯持身身弟故謙和乎看出山谷意
則若故語推之知題跋非文章家小道也其實中全
副精神借一一人一事一物發之善事極深極厚極廣
而於所題之一人一事一物其意未嘗不合所以爲
妙

跋南文集

錢謙益

先輩題跋書多云某年月日某人觀陸放翁跋所
讀書但記勸對裝潢歲月寥寥數言亦載集中蓋古
人讀書多立言偏於古人著作非果後發諸博商訂
詳審不敢輕者一語亦文章之體要當如此也今人
於法書名畫僅作解事錄滿紙必不肯顧題姓名
坊間輒本不同何書必有跋足附贅其後如塗勇結
樹漫漶不可了試一問之支離割割千種百種天吳
紫鳳顛倒倒得窮子爲他教實人皆知其無意義
一錢耳偶讀南文集題書之以爲戒

題跋部雜錄

尚書故實清夜遊西園圖顧長康畫有梁朝諸王跋
尾處云圖上若干人並食大廚貞觀中借河南梁晉
題處具在本款惟索來欲得傳至相國張公弘靖元
和中准宜宗并鍾元常爲道德經回進入內後中貴
人崔懷素在京一日將出復流傳人問崔因封禁異之
遂以病歿正端時年忽聞狀關甚悲問之見數人
同探仇中尉懷素詩事知清夜圖在室閑居未嘗請

以約三百石易之周封樞其追寄達以圖授使人明日果實繼至後方知詐偽乃是一力足人求江淮大醫院時王庶人進列鹽鐵好書讀此二人爲余訪得此圖然後後公所請因爲計取耳及十二家余起復落在一紙舖內郭仲傳亦未識圖者以錢三百買得獻郭郭公又流傳至私孤家宣宗嘗問相國有何名畫相國具以圖對復進入內

宅籍字只一每句字仁夫博學好古未壯而卒平生不曾見其所爲文既卒於其僦中得敗尾遺棄嗚呼觀其筆力古人豈難到哉今載於此

秦亞聖文跋尾曰石泰來處碑在鳳翔府學又一本告亞聖神者在洛陽劉氏家書雖告同惟偏得數處小異按史記世家楚子連降於名者二十有二獨無所謂熊相者考之楚自威王之後未嘗與秦興難及懷王熊槐十一年蘇秦爲合從之計六國始連兵攻秦而蘇秦之長秦出師敗之六國皆引而歸今碑文熊相率諸侯之兵以加臨我者與此舉蓋史記誤以熊相爲槐耳其後五年懷王急與秦之許復發兵攻秦故碑文云今又急與秦以過我邊境也是歲秦王二十六年也王通庶長章都拒楚師明年秦大敗之丹陽遂取漢中之地六百里碑云客制楚師復降我邊境是也然則碑之作正在此時蓋秦人既降而我告於諸侯之文也秦人書與楚同好矣楚人背盟故秦人怒之幸於一勝獨告神明著諸金石以垂示後世何其情之深切一至於此歟余昔聞書惟秦楚虎狼之國其勢不能並立於天下然以此碑考之近十八世之久而書以石失相加及得此碑

然後知一國不相易書乃在秦國語之美辭類之好而已戰國之際忠信通義口血未乾而兵難已尋者比比皆是而一國獨能守其忠信之信歷三千餘歲而不變不亦難得而可貴乎然而史記及諸傳記皆不及之也碑又云熊相背十八世之誼盟今世秦所敗自威王至熊相才十七世而云楚取我邊城新降及解長而史記止言六國退敗而已出是知簡策之不足盡信而碑刻之光可貴也秦惠公二十七年周赧王之三年也自碑之立至今紹寧改元一千四百四十年

石經跋尾云石經殘碑在洛陽張景元家世傳秦中郎書未知何所據漢靈帝熹平四年總以古文家諱三體書五經刻石於太學至魏正始中又爲一字石經相承爲之七經正字今此所傳家一體諱書必魏世所外者然唐經籍志又有魏金字論語一卷言邑五經之外復爲此字據隋經籍志凡言一字石經皆魏世所爲有一字論語一卷不言作者之名而唐述以爲蔡邕所作則又疑唐史傳之誤也蓋自北齊還邑石經於鄆都至河漢岸崩石沒於水者幾半隋開皇中又自鄆運至長安未及整理尋以兵亂廢棄唐初魏都公鳩集所餘十不獲一而傳拓之本猶存藏府前史所謂三字石經者即唐所書然當時一字石經經之亡久矣不能若此之多也魏石經近世猶存至五代還魏始遷往年洛陽守因開營造司所集碑石議而收之遂搜訪凡得尚書禮樂論等數十段又有公羊碑一段在長安其上有馬日碑等名號

者魏世用日碑等題各本在魏碑碑而此乃公羊碑上公知非也所爲也尚書論語之文與今多不同者非孔安國即康成所傳之文也獨公羊當時無他本故其文與今文無異然其疑缺已甚何謂斷絕一篇之中或不可存數字可勝嘆惜哉予嘗謂物之不幸者莫甚於書自隋牛弘已言書有五厄由至今其厄又可知夫著之金石宜可傳於無窮而不幸且如是至於魏碑亂世之書蓋然天下厚秦歷千有餘歲而宋開遺漢河之厄彼亦何幸而至此豈天終不佑吾道耶若友鄧人董道卿石經紙本歸新斬然之如金玉而予又從而考之其勤如是子二人亦可謂有志於斯文矣紹聖甲戌秋八月題

學莊漫錄題跋最爲難事惟東坡山谷題餘無盡業云士大夫不可不知此味不可使斯民有此色春渚紀聞錄自九天分派不與萬同林步虛雷驚電繞空餘餘變現等此趙德麟跋道所藏太白醉草後其實自謂也宋范公稱過庭銘六伯祖子正丞相長子有天才博學書作孔林詩云漢陵王匪並泰山銀海空千丈百世後復究先聖宮廟有千年間無數創崇崇德包覆數運類因所宗若趙閱後顏開都魯風機騰威壓言零落漢何李顏顏顏齊州又書以詩寄云歷下故人今何在昔書已已隔寒庭多年別後紛紛事何日樽前猶細語忽見風驚推倒空江江漢漢詞源聖朝寬大超前古即有思光驚覆盆其才堪可同年甫三十二而卒有文集百卷爲直爲政其後兵火集散亡而後遺集中文此跋亦無其略云之學期



於沒而不朽君子之道百世以俟聖人政教大之際未嘗重言焉魏之短長物豈不能齊也雖然有遠城之聲操之其果中道而敗豈能使人無樂於心哉范正子正不及及也子於說聞其人又得其言可得後聞其所游則司馬溫公愛之問其為吏則年三十試吏更史父使者則痛痛獲取於民以自為功子正以廣德檢舉父氏錢十九難沒世可以不朽矣或謂子正父祖名世世宜如此應之曰文王親烹武王斷髮叔且舉而用之則晉蔡不食誰能強之則子正實於人遺矣元祐二年三月庚午懷章黃庭堅書

墨水燕談錄唐杜進家書跋尾皆自題書以戒子孫曰諸傳買來手自校子孫讀之知聖道廣及惜人為不孝誠惟家世氏書尤多所題皆先

老學庵筆記蔡會之跋後山集謂甘肅修英宗實錄薛陳無己為屬孫仲益書數百字誤之以為無此事而疊修實錄修英宗實錄未久即去方自布衣命官故仲益之辯人多是之然以子考其實則二公俱失也南豐元豐中通判被命獨修五朝史實詳詳其屬遂請秀州崇德縣令邢起為之用選人已非故事特從其請而南豐又據經局詳布太徐陳伯無己檢對廟堂尤難之南豐上太祖紀敘論不合上意修五朝史之意遂緩未幾南豐以憂去遂已會之但誤以五朝史為英宗實錄耳至其言辭無已事則實有之不可謂無也

東坡先生在中山作成公樂府詞最得意幕客李端

叔跋三百四十餘字敘述甚備欲刻石傳後為定武盛事會讀之不果今乃不載集中至有立論排惡以為非公作者議其之難如此故

渾處餘語李伯時自書其時所著古器為一圖極其精妙著在上蔡華少童見其處少童嘗從先人求識於後少童見蔡伯時亦伯時流轉於其瑯林子長柄今為王順伯厚之所得具一時之奇物也先人跋語云右古器圖龍觀李伯時所藏因論其自書以為圖也今藏子罕少童來凡先蔡古器觀流莫先於此龍矣昔孔子刪詩書以先齊魯周為終始至於繫辭三篇之選則謂魯宋齊在後舟機所從來者而繼之曰後世聖人者欲知明道立法制器成本於古也本朝自歐陽子始達父始組三代鼎彝強而明之曰自右歐陽所以不朽者必有託於物然固有託於聖賢而取重於人者歐陽子聲此論而龍觀既續然後漢魏大儒所謂三代遺象獨一不存左右採獲幾見今古惟龍觀可以當之也此圖既初之難致者而得之文少童以贈通經為制廷議議則陳聖人之大法指龍觀實古惟一理其將以春秋傳帝傍失順伯錄以見乎

齊東野語李德裕文章論云文章當知千兵萬馬風恬雨霽寂無八舞雲髮升超見千阜之解云子之文章意欲盡而意止止則然浪蕩歌公善誦之東坡此意若蜀漢張雲云雲天際欲然雲雲未發瀾漫漫舒舒而出云雲木犀散地懸空萬丈前散雷運四臺日中見採移移而收野無雲塊同此一機括也

經折劉須溪先生書孟憲孫子泣別圖云書已矣泣何為蘇武節李陵詩應為海東先生子張應麟紀病齒則云華清宮一齒痛風鬼一齒痛風鬼一齒痛風鬼動是天下痛陳伯敬先生詩言起痛上馬騎圖云此集清平調詞陳伯敬先生詩言起痛上馬騎圖云此集清平調詞陳伯敬先生詩言起痛上馬騎圖

赴馬騎圖時上馬騎圖相似情狀大不相同觀者當審諸余觀三先生之跋語痛極風威或痛極風威後世之為人君而於色為人臣而失其節者見之寧不知懼乎

見閱錄件雲傳朱巨川到鄧香一跋余歲又有陳太宰先通不及刻跋云此唐德宗建中三年六月始校中書舍人朱巨川告身符年月職名之上用尚書吏部告身之印計二十九顆世傳為顏魯公書後唐書符今史事也代宗之喪魯公為顏魯公書後唐書使楊炎忌其直撰本少少師領使及置紀益不容改太子太師外使罷之是時連在開局而其忠義書法巍然為天下望巨川微小事特求公書亦如今世士大夫得請書教封贈多求善書者擬摹同一意也宋元章書史載朱巨川告領書其孫漢圖持入秀州崇德巴中余以金校易之劉渾得余顏告身紙上有五分墨裝為泥玩王逸鶴好顏書遂以轉賜易去此書今在王說處宜和書讀顏書亦有朱巨川告身卷中並有印記獨存梁太祖御前三印後歷縱有宋宗乾計紹興甲印耳皆藏御府瑞慶之亂散諸人間南渡收訪忠義者數去本朝聖政即然五代時既入御府則未時不應在漢圖處宜王說所得乃別本耶不可得而知矣此卷作子雖小與東方

朝賢用華同其爲類書無疑告中書不知出何人
唐制惟侍中中書令爲眞宰相其曰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雖行宰相事而未爲眞中書令也後漢諸節使多
授中書令故後魏書舊行云太尉兼中書令臣云
使充是年四月盧杞忌張繼出之鳳翔故第二行在
守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臣張使使其第三行
云守給事中臣開攝奉行杞受權和柔易制是年十
月即同平章事矣雖行細書首行云侍中閣第一行
云守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杞即盧杞也又吏部正員
尚書一人侍郎二人其屬有四曰吏部司封司勳考
功吏部郎中一人掌文官品級勳祿賜身尚書
左右丞各一人掌辨六官吏戶體左丞總焉兵刑工
右丞總焉故陳尾尚書侍郎左丞俱云缺而云判吏
部侍郎范陽郡開國公論者盧杞也後此二年爲興
元元年正月亦連同平章事符後書云判郎中滋者
劉滋也貞元二年正月連從吏部爲左散騎常侍未
後書今史不名念可驗此告非今史筆矣一歷開闢
而書之典故歷歷可考且魯公書得其背紙墨跡尚
裝爲祕玩况其跡耶立何如其寶愛之也將正德
丁丑五月望日陸完跋此跋精楷辨博今之收藏家
即具隻眼如公之反覆價格者少矣
泥古錄題書朱巨川語真蹟有一卷皆絹本其下書
洪文宣止吏部尚書四字尾題建中八年三月日不
字如微子稍大中有有一大說字前後給典小輩題項
子京宋其仲雲判判墨蹟後有鄭文原書贊成二跋
者同爲陸全卿太宰所寶蹟千餘言檢考甚詳今藏
余家故有寶蹟堂印

小宋泰山泰城項希憲後有泰心道人及浙僧董
復一跋雲林止題四字云倪瓚曾覽
畫題云類書公鹿題帖有王冲憲題跋王名持字正
叔長安人惜其玉有帖而少跋
則李導論損壞處惟請議上一跋云此是右軍平生
得意書不必計較於毫釐之間如魏晉君臣都命書
歌題四因正例係於楊帖也又爭肥瘦本亦惟得
讓云世人於蘭亭尺牘二本互有去取余獨以爲飛
燕太真俱是蘭也
項氏藏百家註柳河東集宋魏仲舉刻梓抵抵精妙
錦山華氏家藏物也後咸京吳氏跋云余所見宋刻又
選數本妙書者名吳門魯馬李氏珍藏嘉靖甲子購
得之帙中有祝枝山唐伯虎諸公題亦妙品也又
跋云自是以後得佛名昭明之選與舊韻久矣然
或有以著者必事乎此者也吳中數年宋士以文競
茲編如貴余向書三五種亦皆舊刻此後秀才商本
九佳秀才既力文甚競助以佳本當尤增難漢不可
灌爾丁巳歲允明華門人張璽時侍筆初又跋云古
云文選爛秀才半自隋唐以來莫不習之余昔游南
都求監本甚多漏缺不可謂備閱書肆復部之半曰
非全書也其後赴京師今少宰洞庭王公出其前
版見之儼然合璧因遂面而成之自是累購善本餘
年莫之遇孔周何從得此紙墨刻印又精好倍余所
藏豈非天緣耶好學之篤又有好書者其求真有以
爲慶實稱福否題後又有唐寅親丁巳冬冬項聯復
版
東坡作書於卷後餘數尺曰以待五百年後人作跋

其高自標許如此
東坡詩卷有一跋云觀此真跡如畫僞者甚可笑也
周公謹喜此跋可謂善下語余嘗謂多見石刻少見
真跡往往反以真者爲僞信乎東坡之善言也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理學彙編文學典

第一百六十五卷目錄

傳部總論

劉勰文心雕龍

徐鉉事物原始

吳訥文章辨體

徐師曾文體明辨

傳部藝文一

上忠臣傳表

忠臣傳序

孝德傳序

丹陽尹傳序

謝齊竟陵王敬微高士傳啓

譚祥愈所著毛穎傳後題

唐張巡中丞傳表

唐張中丞傳表

唐張中丞傳表

唐張中丞傳表

唐張中丞傳表

唐張中丞傳表

唐張中丞傳表

唐張中丞傳表

唐張中丞傳表

唐張中丞傳表

唐張中丞傳表

唐張中丞傳表

唐張中丞傳表

唐張中丞傳表

唐張中丞傳表

唐張中丞傳表

唐張中丞傳表

唐張中丞傳表

唐張中丞傳表

唐張中丞傳表

唐張中丞傳表

梁元帝

同前

同前

同前

同前

同前

同前

同前

同前

同前

同前

同前

同前

同前

同前

同前

同前

同前

同前

同前

同前

同前

同前

同前

同前

同前

同前

同前

同前

同前

同前

同前

同前

同前

同前

其

繼之商書曰余病來奇道非一又蒙賢辭於先

生傳選計以美之今以此篇用仲卿謝

白居易

明王鴻儒

傳部藝文二

傳部紀事

傳部雜錄

史傳

開闢草昧歲紀綿遠居今歲古其數稱于軒轅之世

史有倉頡主文之職其來久矣曲禮曰史載筆左右

史者使也執筆左右使之記也古者左史記事右史

史記言者言經則尚書事經則春秋唐虞流於典謨

夏商流於詩書周則命維新鄭公定法補三正以述

歷實因時以垂事諸侯建邦各有國史彰善惡衡

之風聲自平王微弱政不及雅樂章散泰風靡散教

夫子闢王道之缺傷斯文之墜廢居以欺風靡散而

泣歸於是就太師以正雅頌因魯史以修春秋果得

失以表聖德微存亡以懲勸戒垂見一字貴始耕覓

影在片言諱深斧鉞然唐昌國說經文範約丘明同

時實得微言乃原始委終判為傳體傳者轉也轉受

經旨以授於後楚華文之羽翬記籍之君覽也至從

橫之世史康君存泰并七王而歐國有策蓋錄而弗

理學彙編文學典第一百六十五卷傳部

傳部藝文一

傳部藝文二

傳部紀事

傳部雜錄

史傳

開闢草昧歲紀綿遠居今歲古其數稱于軒轅之世

史有倉頡主文之職其來久矣曲禮曰史載筆左右

史者使也執筆左右使之記也古者左史記事右史

史記言者言經則尚書事經則春秋唐虞流於典謨

夏商流於詩書周則命維新鄭公定法補三正以述

歷實因時以垂事諸侯建邦各有國史彰善惡衡

故敘節簡而為名也漢漢項武功種平陸實稱古

作楚漢春秋及太史談世世執簡于長繩志既序

帝勅比登稱典則位雖中實法孔遷經則文非元聖

故取式呂覽通覽曰紀祀謂之號亦宏稱也故本紀

以述聖王列傳以總侯伯八書以鋪政體十表以譜

年爵雖殊古式而得事序焉稱其意無餘之旨博

雅宏辯之才愛奇反經之尤條列降落之失叔皮論

之詳矣及班固述贊序曰前漢司馬遷之辭忠實

過乎其十志該富贊序曰前漢司馬遷之辭忠實

於宗經矩矱之典希緒略贊之功運緒撰美之單微

賄辭筆之符公理解之究矣觀夫左氏編事附經周

出於文為約而民族難明及史選各傳人始區詳而

易覽述者宗焉及年惠委機呂后攝政班史立紀逮

經失實何則施經以來未聞女帝者也漢運所值雖

為後世此雖無殺王首誓婦無與國為恒著夏宜

后亂泰昌氏危漢豈惟政事難假亦名號宜慎矣

衡司史而感同運國元年一后欲為立紀遷亦甚矣

季子弘雖傷聖孝惠之嗣嗣子誠微實繼平帝之

體一子可紀何有於二后哉至於後漢紀傳錄東

觀袁廣所製偏載不倫歸附之作陳譚少信司馬彪

之詳實華略之運當則其冠也及魏代三雄記傳互

出陳秋魏略之屬江表吳錄之類或激抗微或疎

閑秉筆惟懷三國志文質辭給荀爽比之於選周

不事也至於晉代之書雖紀事著作陳微始而未

備王毅錄未而終于葛洪紀事正得序錄盛歸

秋以約舉為能按春秋經傳舉例凡自史漢以下

某有準的至郭瑒晉紀始立條例又據後漢魏章

傳部藝文一

傳部藝文二

傳部紀事

傳部雜錄

史傳

開闢草昧歲紀綿遠居今歲古其數稱于軒轅之世

史有倉頡主文之職其來久矣曲禮曰史載筆左右

史者使也執筆左右使之記也古者左史記事右史

[illegible]

其殆哉贊曰史肇軒黃體備周孔世歷斯編善惡偕
總騰褒貶貶萬古魂動辭宗丘明直歸南董

孝經之孝問五傳謂左氏公羊穀梁鄭氏夾氏文中
子曰三傳作春秋散陶潛著五柳先生傳習鑿齒作
襄陽耆舊傳王績飲酒五斗者五斗先生傳趙抃之
忠臣傳徐廣之孝子傳劉向之女女傳後作傳者不
可盡錄

吳訥文章辨體

史公作

本史公創其記述者。國晉書諸史則人之事而爲體亦多不同。迨劉昫後漢書。以載人之事而爲體相類。已厥後歷代。爭大夫夫武備忠孝才德之事蹟其源沒弗日改。時雖經變而卓然可爲法戒者因爲立傳。以垂於世。正。小傳又傳及諸子此例之變。可以語言孟荀而不止言。三傳外復有傳。無事跡直以語言法步里客談又云。史著傳無事跡直以語言模寫其言語體裁最爲最妙由是觀之。傳之行迹固因繫其人至於辭義正石則又較之於作者也若退之。毛損得行蓋藉之以善格而爲變體之說者也。

徐師會文體明辨

傳

按字書云傳者傳也自漢司馬遷作史記創爲列傳而後世史家卒莫能易或有隱德而弗彰或有細人而可法則皆爲之作傳寓其意而馳騁文墨者間以滑稽之術譏爲皆傳體也其品有四一曰史傳二曰

家傳三曰托傳四曰假傳使作者有攷焉

傳部藝文一

上忠臣傳表

梁元帝

食父母君親曰嚴敬求忠出孝義兼臣子是以冬溫
 夏凊盡事親之節道思將美懷出孝之義義釋改物
 節取而受命三能十亂九傾五離不風夜在心公忠
 臣節若使獨當得姓之子因臣忠衛之臣是知理中
 君親孝忠一體性與率由天性致極臣忠義齊渾渾
 穆穆日三揮再吐風車紫雲之慈春詩秋禮早棠丹
 之訓宜帝崇德殿圖畫充國之形顯示志功表事

忠臣孝子

同前

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因生所以養
 年因位所以立忠事君事父資敬之理寧異爲臣爲
 子率由之道斯一忠爲令德種所景行且孝子列女
 逸民咸有別傳至於忠臣曾無遺製今將發篋陳香
 加論討

孝德傳序

同前

人天經地義聖人不加原始要終莫踰孝道能使甘